

新詩獎·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孫梓評表示，挑選作品時希望找出「有魅力的敘述者」，「很多人爲了投獎，還是會顧及政治正確、題材正確、技術漂亮，可是許多詩讀起來很沉悶。因此我將自己還原成一個『讀者』，希望讀見作品的魅力，感受詩展現的挑逗。」他接著指出，「以往參賽者對比賽顯得緊張，因爲規定行數上限是五十行，便硬往五十行去湊，今年參賽者相對放鬆許多。」他依然讀到各式各樣的題材，用心挖掘不同視角，將生活的種種瑣碎用自己的方式再說一次，「確實有滿喜歡的詩，但又沒有獨特到令人念念不忘。」同組評審隱匿今年初次擔任評審，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很多作品很像『廁所文學』，但幸好還是有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只是寫得不夠好。我較喜歡其中一個寫『死囚』，這個題材要寫好不容易，作者處理得很抒情，唯一的缺點是最後直接點出廢死的主張，稍微多餘，感覺不信任讀者的閱讀力。但還是覺得寫得好。」

吳岱穎自承，文學獎初審是基礎的把關，因此盡量讓各種類型的題材入選，擔任多次評審的他，更看出創作者們一些創作現況的改變，「可能是閱讀與接收資訊管道影響了對於詩的認知，寫作者對於詩語言的錘鍊工夫，普遍來說比較薄弱。」他明白指出鍛鍊語言時出現的兩種情況，「第一，開頭可能不錯，但會在中間看到意象的跳脫，或是詞語選擇的漫不經心、情緒激憤，覺得爽就用，不去窮究詞語言背後的指涉或聯想，或者對詞語的解釋本身就就有問題。第二，還是重申往年的老問題，作者詩意的錘鍊是不夠的。拿到一個主題，通常要思考能如何變奏、開展，『詠物』可以指涉人



生大部分，這樣的詩意是需要下工夫的。」他這次也看到反映社會議題的作品，如書寫「林冠華事件」，「這是一個衝擊性的事件，在文學獎截稿日前不久發生，作者希望趕快把這個情緒發洩出來，因此作品也總是看到情緒性的呼喊、宣告、哀悼，或是悲怨。但詩意在哪裡？尚未沉澱就如此將一個IDEA用掉，殊為可惜。」曾琮琇接著談及，此次評審經驗與以往相較稍感失望，「雖可以看到很多新意，有些反映FACEBOOK上的生態，或是寫新聞及社會事件，但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詩的抒情本質，寫作者應該思考如何讓情感也能使讀者感同身受。然而，在表現的層次上，會發現這些作品還沒經過沉澱，停留在情緒的層次，未被組織。許多作品以組詩方式呈現，但若缺乏層次，會變得片段而破碎。」

顏艾琳說道，該組挑出的詩作重疊率高，「評審標準會看作者有沒有寫出新的東西，或展現個人魅力，後來加進去的作品，就是希望強調『勇敢』；前有許多經典書寫，看後來者是否有勇氣突破。書寫的題材則包括生態、生活、林冠華事件、愛情、人際關係……」她更以多年評審經驗重新看待自己的評審原則與期待，「現在的評審標準是，希望作品意境跟主題，以較好的藝術手法呈現，無論是蒙太奇或其他，但可惜的是多數作品缺乏新鮮語境，技法也不夠大膽。」同樣也有多年評審經驗的楊宗翰，縱觀文學獎現象，「若以十年為單位，第十一年確實能發現有新的現象出現，比較多作品是在議題上呈現，因此非常多關注當下社會事件的作品，不過，今年多了像〈莫生氣〉這樣的『勸世文』。」再來，他也感覺這次確實並不追求行數極致，「很多二、三十行的作品，這是好現象，代表參賽者沒有被比賽規則的行數迷惑，懂得自制。」

新詩獎·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楊佳嫻表示：「我比較不喜歡選四平八穩的作品，有一些缺點沒關係，其他地方新鮮、精確，能打動我就好。」她讀這一次的參賽作品，「印象較強烈的是寫學運或社運題材的詩，但能表現好的也不多，彷彿大家還抓不準應該怎麼寫，普遍缺點就是怕人家不懂，硬要寫出教訓。這個缺陷同樣見於寫親情詩的題材中。」她建議，「寫作者可以更信任讀者一點，多留一點空白。要相信作品已經給出足夠的暗示。」再者，她借楊牧的話來形容，少數作品屬於「有中生有」，比方寫《欲望街車》裡的白蘭琪，或引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成為詩題，「這類作品會很吃虧，因為難免會跟原著相比，如果沒有翻出新意，讀起來往往不如原著。」她補充，「幾乎每年都會讀到有參賽作品是台語詩，可惜沒有特別打動人，覺得很可惜。」

鴻鴻則在這一 batch 參賽作品中，讀到較高比例的社會議題、寫實題材之作，「基本上都寫得不錯，具有觀點，所以我還滿高興的。」但他認為，「整體而言，大家的語言都太沒有個性了，真的是把名字蓋掉也沒差，彷彿任何詩都可以是任何人寫的——就參加文學獎的作品而言，會希望讀到更有個性的語言。」

一向「不很愛刻意的詩」，鯨向海認為：如果讀起來感受不到詩意，倒是充滿心機，不管是媚俗或作態感，像是表情誇張的演員，那麼，「不論是怎樣看似聰明的句子，都會顯得弄巧成拙。」相



對地，他「比較欣賞誠懇懇地掩映的詩，發自內心的，文學獎首先就是要分辨這個——然而，說到底，詩人本質都應該是機智的，總是攻其不備，任何框架都是虛晃。」

他發現，「稿件裡總會有偏向個人私密抒情的詩，也有追求時代現實的社會詩。讀這些詩，會期待有創新的平衡。這種無形的大槓桿自有現代詩以來一直在輪番調整，每個世代有自己不同的傾斜與妥協。」他並且分析，有幾類題材，比較常看到，可知最容易引發詩意的，或者被認為最適合投稿文學獎的，比如：原住民議題，對遠方戰爭或不公義之事的關心，對某領域有名人士的追念，與文學經典呼應的發想，城市生活與新科技的相關，與某位親人的哀悼或對話，疾病書寫，新聞題材（又以各種災難最常見），以及各式各樣永不衰竭的（類）情詩……就他來看，「這些題材，處理起來，傾斜是很難避免的事情。往往所有人都不自覺傾斜到某一個方向，大家的詩藝都變得很類似。但寫詩需要一種險險平衡的第六感。」亦即，「期待抒情詩可以多一些思想性與流通性，意象不要太過耽溺於自我的童話與神話。而社會詩不要寫到自己也浮泛地成為人云亦云的一部分，視界應當有所抽離，並注入詩人的獨特個性。」

他更強調：「獨特的詩風應寫出共鳴性，不可以所有意念都那麼任性；平凡的詩風須寫出異常感，不要一切那麼順從馴化。口語的運用固然可以輕快氣氛，卻要避免成為碎念與囉唆。太理所當然的題材會有一種陳腐感，特別倚賴出其不意的寫法來平衡。」因此，「所謂比較有資格得獎的詩作，或許都是在不可避免地傾斜之前，找到了最陡峭的平衡，節制而仍出奇，剩下的，就再靠一點好運氣來穩固住平衡之美了。」

新詩獎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追求詩的純度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下午三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向陽、李進文、陳育虹、羅任玲、蘇紹連（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五百五十二件來稿，由吳岱穎、曾琮琤、隱匿、孫梓評、楊宗翰、顏艾琳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七篇進入複審。本屆開始，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楊佳嫻、鯨向海、鴻鴻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向陽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陳育虹：這十五篇以政治題材居多，我希望能從中挑選具文學性的作品。整體讀來，落實的作品較多，具備靈動與冥想的超越性作品較少。有幾篇文字很好，但總覺得新鮮感不太夠，大概因為我對



此獎的期待高一點。評審標準或許可借用楊牧說過的：感情要誠實，思維要牽直，聲韻要天然，幅度要合理。這也是自己寫詩時會考慮的幾項基本要素。

李進文：這次參賽作品題材包括親情、生活、政治……整體讀下來會覺得較缺乏層次感，好像參賽者只針對主題思考。其實參加文學獎，文字的「美」應該是很重要的元素，詩畢竟還是講究形式的實驗與技巧的追求，所謂「純詩」好像慢慢被漠視了——作者想寫什麼題材都可以，但詩要能保持它的純度。

蘇紹連：題材很廣泛：地理災害、家族、親情、社會、原住民生活……整體看來，都趨向以敘述與紀事來書寫，少有時空交錯感，技巧平實。雖然語言成熟度夠，但有幾篇略顯油腔滑調，音樂性也少了點。跨文類的表現愈來愈明顯，散文的成分強過於詩。有些詩作，讀起來就是刻意經營，少了點渾然天成。我期待詩能顛覆以往、有所創新。語言不管是精準、混搭；直白、婉曲，應該要能配合它的題材來表現。我希望詩要能有詩的意味、表現出詩的聲音。

羅任玲：記得去年擔任決審，我曾經提到選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對天地萬物的理解與同情。換句話說，讀詩，也就是讀詩人如何去對待他所寫的對象。這個「對待」，是在文字功力之外，真正決定一首詩是否具有重量的關鍵。所有的創作無非都是一種對待，小至一花一樹，大到一個群體、整個世界，我們可以發現有些作者的對待具備深思與深情，正因他的對待夠深夠重，才能夠撼動別人的靈魂。這也是一個詩人的格局之所在。相反地，有些作品文字漂亮，但讀完好像吃了一團棉花糖，空

洞，鬆軟。詩的情感看似容易閃躲，其實一讀便知，完全騙不了人。

向陽：這十五篇包括了不同層次的作品，有些寫實，有些透過語言靠近作者書寫的對象，有些則代表一個寫作者，在他寫詩的歷程中，對詩的期盼跟理想。所以我讀這些詩，好像讀到了半個詩壇。評審時，不免投注自己的詩觀在其中——首先既是讀詩，就得要求它在美學、語言、技巧上必須是「詩」。其次，作者挑選的素材不管來自社會或自我內在，要能跟他的語言搭配，要真誠，而非炫耀。第三，詩裡的思想是必要的，詩作的表現要能配合書寫者的程度。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當他們扣下扳機〉（向陽、陳育虹、羅任玲）

〈濱海的病院〉（向陽、李進文、羅任玲）

〈拔一條河〉（向陽、李進文、羅任玲）

〈Nhari〉（向陽、李進文、陳育虹）

一票作品

〈返回〉（陳育虹、蘇紹連）

〈倉管的孩子〉（向陽、蘇紹連）

〈舊傷〉（羅任玲、蘇紹連）



〈十年〉（陳育虹、蘇紹連）

〈瑜伽課〉（陳育虹、蘇紹連）

一票作品

〈水庫〉（羅任玲）

〈一個男子撕月曆的瞬間〉（李進文）

〈搬離〉（李進文）

○票作品

〈問事〉、〈蘆洲媽媽〉、〈我想我能跨過去〉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水庫〉

羅任玲：乍讀這首詩，對某些贅字或錯字有點意見，但它卻是此次參賽作品中文字不過度流利的，也有一些不錯的想像，如「雨滴／孵化出幼年的士兵」。作者使用許多側面的寫法，並透過反諷技巧，寫出那些不可言說的暗盤與黑箱作業。最好的是最後兩節，因為整首詩描繪的是很黑暗的內

容，結尾卻使用金黃色的意象，反諷到了極點。

〈一個男子撕月曆的瞬間〉

李進文：這首詩對時間這個概念的詮釋滿新穎的，雖然有些地方稍嫌工整。整體讀下來，有適時的佳句，且不突兀；有事件，連接起來還能輕鬆自如，這就有點技巧跟難度。通篇講的是在人生的時間裡，他的種種閱歷，最後感覺人生如夢。作者雖然自我感覺不良好，卻可以透過嘲諷去排解，那份幽默讀起來很吸引我。

〈搬離〉

李進文：這首立意很好，但有點過於平鋪直敘。詩中提到的每個年代都有其象徵意義，把台灣從以前到現在到未來，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都冷靜羅列出來，有關懷，有批判，有諷喻，缺點是詩質不夠。

（李進文放棄此篇）

一票作品

〈返回〉

蘇紹連：此詩以一句歌德的話做引言來提挈內容，詩中的「他」可視為感情魔咒的化身。作者既寫感情魔咒的叛逆，也定義感情可能的苦惱，呼應著引言，並藉由五個分段，把一個相關聯的現象同



時呈現。詩中提到「反飛行」、「反贈與」，那「反」，也是返回的「返」。反是激烈的抗爭；返是溫柔的回去。全詩由「反」弱化為「返」，帶來很多閱讀的想像與美感。

陳育虹：這首詩是此次參賽作品中，留白較多、不那麼落實的一首。一開始讀，會覺得詩中的「他」是精靈或邱比特的化身——使「那熟睡的人」掉進愛情。但讀到最後，又覺得「他」是一個真實的人，因此這意象（「他」）是流動的。如同詩裡寫到的「反飛行」，可能就是一種「墜落」，這亦是作者使他的詩不釘在那邊的技巧。詩末的「他」，從一開始主動的挑逗者，變為一個等待的鬼魂，那轉變也讓人想起愛情中會有所謂「被迫被動」的部分。讀完詩，會感覺這是一個有潛力的詩人。

羅任玲：我滿喜歡這首詩，它詩質非常好，作者擅長處理驚人的美的意象，詩中的「他」，令人想起文·溫德斯電影裡那個大天使；但作者沒有掌握好文字，像經常失手的特技表演者，比如第二段就太過斷裂。

李進文：我對這首詩持反面意見。詩質很好，但作者預設的意圖已超出他的掌握能力。純詩不論晦澀或淺白，都該有一把鑰匙，能讓讀者開啓，但此詩我反覆讀了多次，想理解它的核心命題，卻不得其門而入。

陳育虹：核心命題應該就是引言：「當感情的魔咒消散，請輕柔地送他們回返地上。」

李進文：但這句引言無法解釋這首詩為何分成這五段？

羅任玲：這首詩應是想要寫：雖然愛情已經消失了，那些人卻不願意「返回」地面，還想要抓住一些什麼，才產生這麼多糾結與反覆。

向陽：讀這首詩，無法理解為何引用那句引言——歌德那句話，或許也可以稱之為一種「愛的祈禱」吧，但作者內容所寫，其實與引言脫離很遠。既然要談「返回」，卻用了四個概念化的「反」，如他自己說的「一種逆向操作」，用概念去詮釋感覺，不容易形成感動。其實詩最末段的情境處理得很好，作者應該保留多一些類似的片段，而不是讓「反動」的概念去削弱「返回」的意涵。

〈倉管的孩子〉

蘇紹連：這首詩寫一個在工廠成長的小孩，他關心媽媽的工作，受到工作場域的影響，所見所聞的工廠，就是他的世界。除藉由意象暗喻母親工作內容的高廣多樣，還帶著一點遊戲樂趣。而且這小孩懂得體諒，要求跟媽媽加班，累了就在紙箱裡睡，「一只性格相仿的紙箱」，表示出他性格的堅強。第三節提到「山」與「月」，使工廠這樣的環境也增添了美感。這首詩除了寫出小孩能夠自我調適的心情，媽媽也能給予適性的照顧。全詩看似很輕，但很平實深刻。

向陽：這首以兒童口語書寫的親情之作，透過孩子的眼睛凝望母親，沒有濫情的毛病。每一段都用淺白的語言寫出真實的感覺，除了速寫出母親的角色，也素描了倉管這份工作。收尾力量頗大——孩子對母親說自己長大要有一名倉管，顯見他心中沒有職業的貴賤，只有對母親的眷戀與尊敬。

羅任玲：這首與〈濱海的病院〉都寫母親，我反而覺得這首的語言不夠自然：詩中這孩子應該



四、五歲不到，如何能用這麼成熟的語言表達？第二是，我們很少在生活中用「您」稱呼母親，覺得很隔、很生疏。第三點是，這首詩寫情感，也不若〈濱海的病院〉寫情感的層次。第四點是，詩中所呈現的倉管女工的生活樣貌，並未見新意。結尾讀起來也很貧弱。

李進文：這首詩較未見新穎角度。我同意它很真摯，但缺乏餘味。如果最末節不要，說不定還好一點。

陳育虹：我覺得詩中所寫，跟一個小孩子真正的認知還是有其差距，不管他是多麼有想像力的孩子。另外就是，要寫工廠的女工，有很多角度可以寫，但作者選擇用孩子的眼光，似乎有點打悲情牌？

〈十年〉

蘇紹連：這首是所有參賽作品中詩質表現最好的，集結十年之間戀人感情的變化，全詩九節，除了以象徵寫國家問題，也寫情人從性幻想對象變成考古題，愛情保固會過期，最後總結心得：「我的心動搖著，如一顆乳牙」。意象清新，讀來有愉悅感，結構上開枝散葉，十年點滴，彷彿斷斷續續的記憶，其中不乏佳句。

陳育虹：我覺得這是一首用戀情來表達兩岸關係的政治詩。原來彼此還能對彼此存有一些幻想，統合十年後，連性幻想都已經沒有了。詩中寫「從一數到一百零三」，即民國的紀年，那「我」就是台灣。我們曾想要和中國有一些友善競爭，大概都已幻滅——於是有了後面的「十年之後我幻想你穿

著漂亮衣服／來斷頭台看我」，彷彿台灣前途不太明亮，「而你會請一天病假紀念」，顯見「你」無關痛癢。這樣的寫法不是很新穎，但還算貼切。倒數第二節的「而你搜尋著／無線網路」，如同中國此刻尋求無限的擴大與發展，最後一句「我的心動搖著，如一顆乳牙」，乳牙終會脫落，是否暗喻台灣終究要脫離中國？全詩有些比喻是新鮮的，把對於兩岸未來的擔心、無奈都寫出來了。

李進文：它是政治詩無誤，但它寫壞了。政治詩難寫處就在於它必須一針見血，諷喻精準，但這詩裡的比喻都很模糊。比方它說「十年」，兩岸關係何只十年？「愛情十年長跑／五年跌倒」又是指什麼？愈讀到後面，愈無法往政治詩去聯想，彷彿只是一般的情詩。

羅任玲：先不管這首詩是否寫兩岸——也可能是對當今總統的諷刺？因為實在沒寫清楚，後面才出現那些匪夷所思的部分，除了某幾句巧思，讀來缺乏更多感動。

〈舊傷〉

蘇紹連：這一篇可以說是散文對詩的完全的侵略。但它既然已經通過了初、複審的挑選來到這裡，我想我不能再否認它是詩。讀完之後，也確實可以認同它。仔細去讀，每一節都有優點。第四節寫得很棒，一句「民宿今年收成好嗎？」既有關心又有消遣。詩裡對蘭嶼的生活感也表現得很精采。末尾亦寫出當島嶼的生命力衰竭，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作者沛然之思，暢所欲言。

羅任玲：我覺得這首可以拿來跟〈Nhar〉並置而觀。它的重量和深情是〈Nhar〉不能相提的。它不是標準的參賽式寫法，但其內容已經遠遠超過五十行所能負荷的上限。如果要丟掉對現代詩的刻



板印象與包袱，包括不應該有那麼多長句、鍊字不夠精簡等，這首詩就挑戰了我們既有的觀點。詩題的「舊」飽含深意，既是自己的舊傷，也是島嶼的舊傷。詩一開始就寫「不管什麼樣的終點，只要一直走，就可以抵達」，暗示我們必須耐心跟隨作者的步伐一直走，才能經過詩中沿途滿布的動人風景，抵達他的心臟。句子讀起來看似很散，但作者其實非常嚴謹，從觀光客的身分，慢慢貼近當地住民的生活，不只有文字的美，也透露出真摯的深情，還能配合技巧。此外，這首詩很有音樂性，讀起來像蘭嶼四周的海浪，一直催眠著讀者，一起從觀光客的角度，變為在地人的角度，而能去同情這個島嶼——作者很深入地寫出了我們對蘭嶼的虧欠。

李進文：這首詩要表達的是：文明帶來變化，也帶來感傷，然而「有些病只能順其自然」。不管它是不是跨文類，就算是亂針刺繡的方式，還是要有主旋律，否則讀完後面會忘記前面。就像音樂性，得透過形式完成。因此，我不覺得這首詩「自然」，反倒像作者努力把自己所見、所知都填塞進去——詩應該是減法。

陳育虹：對這一篇，我大致的感覺是：如果它是一篇散文，還要填上許多字；如果它是一首詩，那得減少許多字。我們說散文詩不在於分行與否，而是詩意的含量，當然這一篇我承認它有詩意，但還是寫得「太多」與「刻意」。無論如何，詩的精練還是很重要的件事。文字是一種思想與表達，作者有沒有能力整理自己？把事件凝縮？像契訶夫說，「如果第一幕的牆上掛著一把槍，在劇終前必須要擊發！」我會去思考，這首詩裡是不是有一些東西是沒有作用卻存在的。

向陽：此詩題目叫〈舊傷〉，但讀完不知道舊傷究竟為何？詩中有多種傷痕，也許是蘭嶼達悟族的傷，也許是核能廠的傷，也許是觀光客、新來者所看到的傷，但作者沒有挑明。

〈瑜伽課〉

陳育虹：我挑選它是基於主題的一種平衡。此外，它的文字很熟練、流暢，雖然少了一點靈動感。有時我會希望在詩裡讀到一點同理心，但這首比較缺乏這個部分，此外便是如同〈倉管的孩子〉一樣，這首也有代言的準確性的問題。

（陳育虹放棄此篇）

三票作品

〈當他們扣下扳機〉

羅任玲：整首詩讀起來像是一個老練的作者，很有目的性地參賽。其次是「我」在詩中負有重要作用，但第四節後就失去蹤影，是其敗筆。詩裡一再重複「當他們扣下扳機」，雖然知道是要製造出「扣下扳機」的聲音，並藉此壓迫讀者神經，但讀久了還是會有辭窮之感。整體觀之，這首詩相對於其他首，還是具備格局與重量，在音樂性上也下了功夫。

陳育虹：第一節讀起來跟後頭所寫的內容，有滿大的落差與隔閡，也許是作者刻意所為，因為如果沒有那個開場，後面可能會顯得太穩當了些？寫詩要如何在語言的精練與層次感中間取得和諧？真



的滿不容易，像這一篇談到的東西就很多。有些細節，比方「我還會記得幫她帶回／牛奶與蜂蜜」讓我聯想到電影《夢土耳其：約瑟夫三部曲》。整首詩諷刺、譴責意味頗重，雖不是我的首選，但其文字、架構，相對於他篇，還是比較完整的。

向陽：這首詩的優點是它不只討論暴力，也包括對當代社會各種亂象的指控。詩中的「扳機」分成有形和無形，有形的好比如發子彈的砰砰聲，無形的則比如以語言或行為進行暴力。為什麼「我」在詩後頭不見了？因為他在第二節已經「準時抵達葬禮」。作者不只批判人類的縱欲、資本主義新發明，如何謀殺自然、生態、文化、民主、經濟，還以「每個鄉民都夢見自己名叫查理」來囊括網路現象。所以他不只寫暴力分子，而廣泛指涉有多少戰爭的挑起是假借和平之名；有多少剝奪人權之實是假借道德之名。缺點則是它每一段開頭都用「當他們扣下扳機」，久了也形成另外的暴力：一種僵硬的形式。就像我們寫書法，如果有很多「之」、「的」，第二、第三次的字形就會不一樣。作者也應該從那一句去做「雲的變化」。

李進文：此詩第一節的意象就有問題：怎會有陽光又有雷雨？「玫瑰灼傷了草皮」也很難理解，感覺是有點不合邏輯的寫法。另外作者太刻意押韻，會使讀者分心。並且，詩中缺乏歷史感，我也直覺它主題或許跟中東有關，但詩中多次提到「上帝」，可中東的真神應是「阿拉」？似乎作者沒有花力氣去研究反恐暴力，只好堆疊不必要的細節，結果就寫得有點輕浮。

蘇紹連：此詩反覆提到「他們」，他們是惡勢力，是殺手。第三節寫「我相信他們出自善意」，

同意以暴制暴，這種思維是比較「特別」的。同時詩中提到「已經沒有人需要上帝」或「上帝微笑不語」，彷彿上帝其實是惡魔的化身？

向陽：他其實不一定是寫中東，而是在諷刺資本主義與各種人類欲望，以及人的生存可能一瞬就消失，上帝是無能為力的，因此作者也對宗教提出某種程度的質疑。

〈濱海的病院〉

李進文：雖然每次文學獎都有這類題材，不過這一首的敘述非常集中，比喻合理，有時甚至合理到不夠亮眼，但其文字幾乎無可挑剔，完整展現出動人的真摯。

羅任玲：這首詩我反覆讀了幾遍，覺得它是一首深情，哀傷，美麗，節制的詩。親人辭世的詩很難寫，一不小心就會感情太過，但作者的文字功力很巧妙，把母親的動脈比喻成河流，呼應家鄉大海的印象，還帶出父親亡靈，最後又回到母親靜脈浮潛。我特別喜歡中間插入一段母親的超現實夢境，使此刻昏迷的母親與進入另一個夢的母親形成強烈對比。末兩節寫得最好，藉由溫暖詩意的描繪，使原本黑暗冰冷的死亡，有了美好與輕盈的可能。如果把這首詩想像成一幅畫，會發現它結構的巧思：第一、二節很明亮，第三、四、五節是幽暗的，末兩節又回到明亮。這種明、暗、明的對比，讓這詩在視覺上充滿張力。

向陽：這首應是高手之作，無論語言、象徵的運用，還有剛剛任玲所提的明亮的切換。那光亮也是有變化的：最末兩節寫到「尋找骨頭之間的溫暖洞穴」，即是回到母親子宮，她在洞穴中取火，最



後甚至還出現了星光。另外，詩題為「濱海的病院」，海的廣闊對照著病院內人的生死。結構亦非常穩妥。

陳育虹：這首跟〈當他們扣下扳機〉一樣，從第三節開始，押韻太多，讓我有讀方文山的感觉。雖然詩需要音樂性，但不應該這麼「明顯」。另外就是剛才提過的「代言」問題：詩中那個夢境，父親「從懷中拿出一本筆記」，但那父親究竟是蚵農還是作家，為何會隨身攜帶筆記？這是不解之處。

蘇紹連：我發現幾個小缺點：第二節寫病房裡母親插管「彷彿結成一張網子」，這意象很好，但「妳吐出的泡泡，紛紛／化成一群鳥」就不太理想，和海的意象連結不上。第五節敘述較多，寫父親的祕密、蚵田等，稍嫌雜亂。最後一節「我用辮子在洞穴裡釣魚／髮帶在浪裡假裝一條蚯蚓」的意思，也不太能理解。

〈拔一條河〉

李進文：這首詩的文字很輕快，寫風災、土石流，卻不落俗套。也寫出了人類無能為力的感覺。信手拈來都有精采與精準的句子。不過，全詩其實都無標點，若把最後一節的三個逗點拿掉，應該可以讓整首詩更充滿流動感。

羅任玲：題目一語雙關：把拔河比賽的「河」變成真實生活中的那一條大河；把拔河的對手變成風雨、洪水和土石流。過去也有一些寫八八風災的詩，但像這篇的寫法還未曾見過，是作者創意的過

人之處。作者擅於動態的描繪。動詞的使用本就是考驗作者功力的試金石。它不僅詩題動態，詩分五節也都處於「拔」的緊繃狀態，始終沒有鬆手，讓這詩讀來充滿張力。最末節「把樹拉倒，把山拉倒／把土地深層的血／拉出來」，簡直反諷到了極點，原以為結尾會有的正面感居然沒有出現。

向陽：把拔河跟水災放在一起，這想像是很特殊的；其次，用「拔河」去看大自然的災害，「人定勝天」的謊言就會被突顯。

陳育虹：有幾個小地方讀起來困惑：第一節第五行的「也不知那是」居然獨立成一行，句法有點奇怪。第二節第一行的「因為詩有橋」，詩為什麼有橋呢？還有，「把土地深層的血／拉出來」，血要如何被拉出來？想像和邏輯之間，應該有一點連繫。末尾寫「記得 等我／不要讓洪水把我沖走」，也顯得太悲情、太「傷感」、太順水推舟了。

蘇紹連：最末節除了用了三個逗點，還包括一個地方是使用空格，不太能明白作者為什麼不統一他的用法。

〈Nhari〉

陳育虹：相較其他篇來說，這是寫得非常好的一篇。不僅語言淳樸、精練，也兼顧了音樂性又不會過頭。比方詩中Nhari念起來令人想及hurry，自有其音感存在。再者，此詩雖也「代言」，但適時帶出太魯閣族人的生活哲學。它的跳接非常快——詩，有時候就是要這麼快——但是非常活潑，一如原住民的性情。就我的理解，原住民確實是比較「慢」的，與我們現在凡事快速的生活是相反的。最



末節寫國中生醉酒騎機車等細節，也反應部落現況，「看命運的火車頭嘯嘯／疾駛」說明命運和時間都不為他們停留；末句「小溪急躁／流過時光的豐年祭」也很好，因為豐年祭常是一年一度，風光過去就沒有了。

李進文：所有詩或小說最難處理的是「畫面」，但這個作者卻能隨著詩中火車的前進，不斷有畫面產生。畫面的處理加上火車的節奏，使得讀這首詩就好像在看動畫一樣。此詩的內容不僅幽默，還帶有少數民族的無奈，好像那是一列命運的列車，讀完之後，時光飛逝的餘味，會一直停留在腦中。

向陽：作者擅於運用短句，聲韻，節奏，來表現時光短促，景象幻化，命運無常。不管形容的對象是太魯閣族或少數民族，都能像先前紹連所提的，配合題材所需的語境。此外，它善於運用聲韻的變化：Nhar除了跟詩中的sorry呼應，念起來或也近似中文的「哪裡」，諧擬的音詞在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中是很重要的，透過諧擬去反諷、表達弱勢族群在台灣社會中無可奈何的命運。同時，它也表現出原住民或台灣弱勢階段的自我調侃，看起來有趣，其實笑中帶淚。

羅任玲：同樣是原住民題材，我經過考量選擇了〈舊傷〉，因此沒選這首。我認為兩者是無法相比的，因為我們無法以傳統的要求去看待〈舊傷〉；〈舊傷〉若是重量級的，〈Nhar〉就是輕量級的。〈Nhar〉充滿短句，字數已經很少，但卻多所重複，比如第二節寫到的內容，多屬讀者已知的範圍，這樣還能算是獨創的詩句嗎？精采的部分應屬最末節，完全寫出原住民的幽默與悠緩。

蘇紹連：這首詩如果再加一段，也許會更完整。我很喜歡它的語言，斷句短促，語感充滿原住民

說話的味道，比方「那邊的後面」就很傳神。因為短促，每一短句都能觸到一個點，我會從這個點自行組織成一個面，以明其義。火車用來運貨，提供生活的需求，詩中寫到「火車快追」，好像他們得去追那些生活物質，而命運就在很快的追趕之中產生。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除〈搬離〉、〈瑜伽課〉等篇，評審表示放棄，其餘十篇進入第二輪投票，每人從中挑五篇，以最高五分，最低一分給分。得分結果為：

〈Nhai〉 20分

〈向陽 5分、李進文 5分、陳育虹 5分、羅任玲 1分、蘇紹連 4分〉

〈濱海的病院〉 12分

〈向陽 3分、李進文 4分、陳育虹 1分、羅任玲 4分〉

〈舊傷〉 10分

〈羅任玲 5分、蘇紹連 5分〉

〈當他們扣下扳機〉 8分

〈向陽 4分、陳育虹 2分、羅任玲 2分〉

〈拔一條河〉 6分

〈向陽 2分、李進文 3分、蘇紹連 1分〉

〈十年〉 6分

〈陳育虹 3分、蘇紹連 3分〉

〈倉管的孩子〉 5分

〈向陽 1分、李進文 2分、蘇紹連 2分〉

〈返回〉 4分

〈陳育虹 4分〉

〈水庫〉 3分

〈羅任玲 3分〉

〈一個男子撕月曆的瞬間〉 1分

〈李進文 1分〉

評審討論後，決議依得分高低給獎，由〈Nhai〉獲得首獎，二獎為〈濱海的病院〉，三獎為〈舊傷〉。〈當他們扣下扳機〉為佳作。〈拔一條河〉與〈十年〉兩篇同分，評審舉手表決（向陽、李進文、羅任玲三票），由〈拔一條河〉獲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決審簡介

向陽

本名林淇濱。一九五五年生。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曾任《自立晚報》副社長兼總主筆。現任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曾獲國家文藝獎等，著有詩集《亂》，散文《臉書帖》，學術

論著《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等多部。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逢甲大學統計系畢業，曾任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現任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

等，著有詩集《雨天脫隊的點點滴滴》，散文集《微意思》等多部。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曾獲選年度詩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著有詩集《之間》、《魅》，譯作《癡迷》、《吞火》；散文集《2010/陳育虹》等多部。

羅任玲

一九六三年生。台灣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曾任教職、報社記者、主編。著有詩集《密碼》、《逆光飛行》、《一整座海洋的靜寂》，散文集《光之留顏》，評論集《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等。

蘇紹連

一九四九年生。台中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網路筆名米羅·卡索。曾獲《創世紀》創刊二十週年詩創作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獎、新詩評審獎及首獎等，著有詩集《時間的背景》，編有《新世紀吹鼓吹：網路世代詩人選》等多部。